

第一百三十二章 蒼山有雪劍有霜（一）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既然已經動手，就再沒有拿個金盆來洗手的道理。範閑的雙眼越來越亮，腦海之中沒有一絲雜念，全是旺盛至極的鬥誌以及已經被催至頂峰的狀態。大魏天子劍在手，天下不見得有，但至少有一闖一闖天下的雄心和野望——而麵前這位深不可測的大宗師皇帝，在範閑的眼中，便是天下。

鵝毛般的大雪在寒宮裏飄飄灑灑地落著，驟然間四道劍光照亮了略顯晦暗的天地，空中出現了四道捉摸不定，異常詭異的痕跡，每一道痕跡裏，便是一道令人心悸的劍光，竟讓分不出來，這四劍是哪一劍先出，哪一劍會後至。

而與這四道劍光裏蘊藏的殺意不同，劍勢盡情而去，卻是與天地風雪混在一處，羚羊掛角，妙不可言，不知落處。

瞬息間，範閑已經飄到了皇帝陛下的身前，右臂衣衫呼呼作響，衫下的每一絲肌肉都猛烈地爆發出了最驚人的能量，於電光火石間出劍收劍，連刺四劍！

四道劍意遁天地而至，每一劍刺入天地間飄灑的一片雪花，然後，刺在了皇帝陛下的發絲之畔，衣袖之側，帝履之前，龍袍之外...全部刺空！

瞬息間的四劍竟全部刺空，尤其是最後一劍距離皇帝陛下的小腹隻有一寸距離，卻偏是這一寸的距離，卻像是隔了萬水千山，劍勢已盡，猶如飛瀑已幹，再也無法洶湧，再也無法靠近。

皇帝陛下廣袖微拂，在這照亮冬日陰晦寒宮的四劍前，極其瀟灑隨意地在雪地上自在而舞，輕描淡寫，卻又妙到毫巔地讓開了範閑這蓄勢已久，如閃電一般釋出的四劍。

不是顧前不顧後的四顧劍，範閑於瞬間內刺出的四劍。更多帶著的是天一道與天地親近的氣息，如此才能在風雪的遮庇掩護之下，借著雪花的去勢，疾如閃電，又潤若飄雪一般刺向慶帝地身體，而逼著陛下沒有在第一時間進行雷霆般的反擊。

這四道劍息沒有一絲東夷城劍廬的冷血厲殺之意，反而令人親近。從而才能給了範閑近身的機會，然而這樣深得天一道精妙勢息的四劍，依然沒有對皇帝造成任何的傷害，甚至對方一步都未曾退，依然穩定而清醒地站在原地。就像先前沒有動一樣。

大宗師的修為境界，確實不是一般世人所能觸摸地層級，在這樣借天地之勢而遁來的四劍麵前，皇帝陛下竟這樣輕輕鬆鬆地便化解了。

大魏天子劍的劍尖在那身明黃的龍袍之前不停吟嘯顫抖，似乎是感覺到了一種絕望與挫敗，直欲低首認命，卻又不甘。拚命地掙紮著，劍身上穿透的四片雪花，也開始有了散體地跡像。與手中劍不同，範閑的臉上沒有絲毫失望的表情，依舊一臉平靜，而那雙眼眸裏的亮光，竟是倏乎間斂去，化作了一片死寂一般的黯淡，無情無感，隻餘殺戮之意。

他的那一雙眼。就像是四顧劍殺意衝天，刺破青青大樹直抵天空的那雙眼，絕無一絲情緒交雜，隻有冷漠。他手中地劍，也在這一刻變成了死物，非聖人不能用之的凶器，一股死一般的寒冽，讓劍上的四片漸散的雪花瞬息間變成了一片冰霜，凝結如鏡。

右肩的衣裳忽破，一連串劈啪響聲驟響。範閑體內兩個周天急速運行，互相衝突掙紮，衝破了肩頭穴關，經陽明脈直衝肘關，抵腕門。再送劍柄。

他的右臂似乎是甩了出去。猛烈地甩了出去，以大劈棺之勢運劍！本已山窮水盡的劍勢複逢柳明花明。頓長一尺，直刺慶帝龍袍！

這才是真正的一劍，四顧劍臨終前授予範閑的一劍，絕情絕性，厲殺無回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，三顧傾人心，四顧頻繁天下計，不為天下亦弑君！

寒宮中風雪大作，大魏天子劍亦化作了一柄雪劍，寒冷至極，絕決至極，未留任何退路，任何回轉之機，一往無前地刺了過去！

令人聞之心悸地摩擦之聲響起，隻響了一瞬，但落在範閑地耳中卻像是響了無數年，十分漫長，最終停止。

兩根保養的極好，如白玉芽一般的手指，穩定而冷酷地夾住了大魏天子劍。磨擦聲，便是冰冷的劍身與這兩根手指之間產生的聲音，半截劍身上的冰霜已然被手指夾掉，此時這兩根手指便夾在了劍身的正中間，淡淡的熱霧從兩根手指上往外升騰著！

縱使皇帝陛下是一位大宗師，可他也不會輕視範閑的這一劍，因為這一劍太過冷漠，太過噬血凌厲，劍身竟是突破了他的兩根手指，強行前行半個劍身地距離。

皇帝終究是退了一步，然而他的身體與大魏天子劍的劍尖之間，依然保持著一寸的距離。範閑依然無法突破這一寸，真正觸及到皇帝陛下那身龍袍。

皇帝冷漠地看著近須臾地兒子，他領下地胡須亦凝結了一些霜冰，看上去格外可怕。夾著大魏天子劍的兩根手指關節微微發白，磅礴至極，有若千湖千江千河一般地雄渾霸道真氣，就從這兩根手指上湧了出來。

輕輕地一拗，鋒利至極的大魏天子劍，在皇帝陛下的手指間，竟像麵條一樣的彎了起來！然而大魏天子劍終究是當年皇室至寶，在這樣恐怖的宗師壓製下，竟然還沒有斷開！

範閑離皇帝陛下極近，他保持著一個小箭步的姿式，右腿微微後撤低蹲，整個身體保持著一個極完美的線條，沒有露出任何破綻，竟給人一種無從去攻的感覺。

然而他手中握著那把大魏天子劍，他終究不是四顧劍，這柄劍不是他自己，而與他的身體連著，此刻卻像是一個極漂亮的大字，突然多出了很弊腳的餘筆。

如大江大河般的狂暴真氣從大魏天子劍上湧了過來。範閑的虎口迸出了鮮血，但他沒有撤劍，因為他知道此時首戰心誌，再戰意誌，勢不能為敵所奪，他的眼中冷漠之色愈來愈濃，體內地真氣也開始洶湧地噴了出來。

範閑勇不撤劍。然而，皇帝陛下撤了手。

被彎曲到極恨的大魏天子劍，像閃電一樣彈了起來，如一記回馬鞭，斬向範閑的麵門。範閑的瞳子裏竟可以清楚地看到了那一抹極其明亮的劍光。

而那半截劍身上的冰霜也隨著這一彈，迅即裂開，就在大魏天子劍的劍身上爆炸，化作了無數粒細微地冰屑，在皇帝與範閑身間炸開！

範閑一聲尖叫，疾鬆虎口，手腕閃電般下垂。反握劍柄，下方腳步在雪地上連錯八步，倒踢金簷，仰首欲退！

然而他這一仰首，先前所營織的完美厲狼防禦卻是馬上冰銷雪融，身法一陣凌亂。

皇帝陛下的身影像一陣風一般呼嘯而作，直撲範閑的身體，平常無奇，簡簡單單地一拳轟了過去，直接轟到了範閑的胸口！這看似輕描淡寫的一拳轟了出去，整個人被擊成了在空中飄拂著的一片雪花，飄飄嫋嫋，淒淒慘慘，渾不著力，在空中變幻了無數身形，倒翻了七八個跟鬥，掠過了數十丈的廢園荒雪地，最終十分慘烈地落在了極遠處的雪地上。

震起一大片雪，壓碎數十根死草。範閑捂著胸口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，然而卻依然堅狠地站立著，死死地盯著遠處的皇帝陛下。

沒有人能在空中無憑無由飛掠數十丈，即便著了皇帝陛下的王道殺拳。那股強大到生不出抵抗之心地巨大力量。也不可能把一個人橫著擊飛數十丈。

因為人體是有重要的，畢竟不可能是真的雪花。當年在東山上，即便是四顧劍被慶帝一拳擊飛，四顧劍也是在東山慶廟裏像石頭一樣滾出去，淒慘無比地撞響了那口鍾。

而誰能像範閑先前一樣，在空中飛掠了這麼遠——真的就像雪花。

皇帝冷漠地看了一眼手中捏著的那隻官靴，看著靴尖上刺出來的那一截冰冷反光的金屬尖，微微皺眉。先前他一拳擊在範閑的胸膛上，範閑被擊飛的同時，竟還有以命換命的打算，極其陰險地從衫下踢出一腳，腳尖便是這截金屬尖，上麵很明顯喂著劇毒。

皇帝將靴子扔到了雪地中，眯著眼睛看著遠方艱難站立著地範閑，說道：“小手段是不能做大事的。”

範閑咳了兩聲，咳出血來，有些困難地從衣衫胸口處取出一塊精鋼薄板，扔在了腳邊的雪地上，說道：“但小手段可以救命。”

精鋼薄板上麵，已經被擊出來了一個手印，但很奇妙的是，那並不是皇帝陛下的拳印，而是一隻橫著的手掌背麵的印記。

當皇帝的王道一拳將要轟到範閑胸膛上時，範閑除了從衫底踢出那陰險的一腳外，他的左臂在風雪之中自然滑行，極為神速地落到了自己地身前，護在了要害之前。

然而他的大劈棺散手哪裏是陛下宗師實力擊出的王道一拳的對手，被摧枯拉朽一般破開了封勢，陛下的拳頭壓迫著他地手掌，最終還是狠狠地擊打在了他地胸膛上，所以才會留下了那個橫著的手掌反麵印記。

胸口處藏著鐵板，最後地關頭調集了小周天裏的天一道真氣護住心脈，再加上了自己手掌的緩衝，終於讓範閑在這樣恐怖的一記拳頭下麵，保住了小命。

慶帝範閑父子二人之間的戰爭，隻開始了剎那，便已經分隔數十丈，隔風雪相觀，已然分出了勝負。無論範閑準備的再如何充分，可是實力之間巨大的差距，大宗師的神妙，始終不是靠努力便能彌補的。

從拔劍的那一刻起，範閑先後用了天一道借勢法門，習自海棠處的精妙自然劍法，最後凝雪成霜，以葉家大劈棺之勢相送，將這天一道的四劍合成了習自四顧劍的絕殺一劍！

而最後腳尖地那陰險一踢。胸口的鐵板，自然是自小被五竹叔錘打所修練出來的功夫，範閑賴以成名的小手段，而用來催發這些神妙技藝，融匯貫通的基礎，自然是範閑體內勤奮修行了二十餘年，早已成為他身體一部分的霸道真氣。

天下有四大宗師外加一個瞎子。人世間最頂尖的武道，全部在範閑一個人地身上展現出來。這世上也隻有範閑才擁有如此好的運氣，可以學到如此多精妙的本事。換個角度講，也正是死去或離去的強者們，將抵抗慶帝的最後希望放到了範閑地身上。他才能夠今日與皇帝陛下公平一戰。

然而即便是蓄勢已久的連環三擊，習自大宗師們的無上絕學，可是在皇帝陛下的麵前，依然沒有討到任何便宜。從開始到最後，皇帝陛下隻是退一步，出了兩指，轟出一拳。便將範閑打成重傷，這種差距，又豈是苦練冥思所能拉近？

九品上強者，在這個天底下已經是極為少見的巔峰人物，以範閑如今的修為，便是滿天下也去得，可是麵對著一位大宗師，誰也沒有想像過九品上強者，有任何越級挑戰的可能性。

今日風雪中，範閑能夠將皇帝陛下逼退一步。並且在陛下一拳之下還能活下來，此事已經足夠震驚天下，足夠令他自豪。

範閑咳著血，脫下另一隻官靴，**著雙足站在寒冷地雪地中，雙眼微眯，眼眸裏生出前所未有的豪情與信心。這種在慘敗之下顯得有些突兀的情緒，並不是因為他逼退了皇帝老子，也不是因為他活了下來，而因為他平靜的內心裏。有一種對自我判斷的肯定——

陛下已經老了。

範府七日閉關，除了考慮那些心戰之事，替自己愛護的人們保存生命之外，範閑想的最多的便是皇帝陛下如今真實狀況的問題。大宗師的境界究竟是怎樣地境界？範閑見過葉流雲出手，見過四顧劍。但是此不同彼。既然大宗師號稱深不可測，那怎樣評估皇帝老子的真實實力？

好自在東夷城的時候。在四顧劍死之前，這位大宗師曾經和範閑參詳過很久關於慶帝境界的問題，並且得出了一個雖然有些模糊，卻極為接近真實的判斷。

慶帝修為大成，正是當年北伐時體內霸道真氣超過臨界值，一舉撕毀了體內所有的經脈，從而成為一個廢人，結果最後竟是不知為何，陛下不僅完好如初，更成為了人世間的第四位大宗師。

範閑體內的經脈也爆裂過，隻是在海棠朵朵的幫助下，在天一道自然法門的調養下，極為僥幸地修復好了經脈。可當年陛下究竟是怎樣活下來地？

四顧劍在大東山上與慶帝交過手，他對範閑講述了自己的判斷，如今慶帝的體內已經沒有所謂人類應有的經脈，

而整個人的肉身已經變成了一個通竅，真氣行於體內毫無任何滯礙，無論是出息入息都快到了一種令人瞠目結舌地程度，而且由於不再有經脈地限制，慶帝體內的霸道真氣可以一直無限度地修練蘊積下去，直至一個人類都不敢奢望地境界。

大宗師突破境界各有其法，有人憑其與天地親近之感，有人憑藉視天地如無物的冷厲心意，而慶帝突破那一層境界卻完全走的不是自問內心的方法，而是強悍地不停堅實修為，體內的霸道真氣蘊成大海，以量變而成就質變。

這便是慶帝最恐怖的實力，也隻是憑借著他體內無窮無盡的真氣和異常快速的出息入息法門，當年在大東山上，他才可能一指渡半湖，將體內修練了數十年的無數真氣，在那一指間的風情裏，生生送了一半進入苦荷大師的體內，撐破了那具皮囊。

如果真能確定慶帝大宗師之境的真實面目，那便有一個問題很值得深思，慶帝積蓄了數十年之久的霸道真氣，度了一半入苦荷的體內，如此大的損耗，用來殺死一位大宗師自然是劃算的，可是這一半的損耗，慶帝隻怕還要花很多年才能彌補回來。

一般的武道修行者隻需要數日冥思。或許便能讓真氣回復如初，就算體內真氣損耗一半，頂多也隻需要調養數月。可是慶帝地路子本來就與世間任何人都不同，其餘人體內的真氣頂多是一方池塘，便是那幾位大宗師頂多是一方小湖，隻不過他們調用小湖的手段，隱然可以讓湖水蒸騰。走的是神妙其技的方法。

然而慶帝的體內是一片海，少了一半，短短三年時間，隻怕是無法重新填回的。

一半大海依然深不可測，依然不是範閑所能抵抗。然而慶帝這些年不停承受打擊，京都叛亂，心傷子死母死，心念隻怕有損。而去年秋天裏，禦書房內那輛黑色地輪椅給陛下造成的傷害，隻怕也無法全好，陳萍萍的手段。縱使是位大宗師，也不可能完全免疫。

如果皇帝陛下還是大東山之前的皇帝陛下，哪怕是三年前那個溫和笑著，看似中庸，實則冷厲的皇帝陛下，範閑一點機會都不可能。關於大東山上地場景，範閑了解的很清楚，他知道皇帝陛下的王道殺拳，擁有怎樣可怕的威力。

而今天陛下的這一拳，很明顯不及大東山上的那一拳。不論範閑使出了多少保命的本事，甚至還動用了他一直藏在箱子底地那套呼吸法門，可是範閑依然活著。如果是原來的皇帝陛下，隻怕這一拳就已經直接轟碎了範閑的手掌，衣衫下的鐵板，直接把他轟的半邊身體盡碎。

這足以證明，皇帝陛下已然走下了神壇，他老了，而且遠沒有當年強大了。

範閑眯著眼睛看著風雪那頭的皇帝陛下，鮮血從他的唇邊滲了下來。他的臉上卻帶著一股十分清爽的笑意，他這一生難得如此不畏生死的快意一戰，而且隱隱約約間嗅到了一絲勝利地氣味，著實爽快。

皇帝也隔著漫天風雪看著自己的兒子，他的眼睛微微眯著。眸子裏寒光一現即隱。他很清楚。範閑能夠在自己那一拳下活下來是因為什麼，不是因為那陰險的一腳。也不是因為對方妙到毫巔，擋在自己拳頭前麵的手掌，更不可能是因為那塊可笑荒唐的鋼板。是因為範閑的身法，那在雪空之中飄掠而出數十丈，有若雪花一般飄然不著力的身法。

正因為飄然不著力，所以皇帝陛下的王道一拳，至少有大半的真氣力量，全部耗損在這漫漫雪空之中，沒有真正地落在範閑地身體上。

問題在於，範閑的身法是從哪裏來的？這個世上沒有人能夠在空中橫掠數十丈，變得像是沒有重量一樣。

皇帝的眼睛眯的更厲害了，他發現自己居然有些看不透自己地這個兒子，他不知道範閑究竟還有多少驚喜在等待著自己。

“你已經有洪四癢地實力。”皇帝的聲音透過漫天風雪，清清楚楚地傳入了範閑地雙耳。

範閑麵色微凝，知道這是皇帝老子對於自己的無上肯定，當年的天下除卻四位大宗師之外，便以洪老公公的實力最為深不可測，陛下曾經說過，若不是洪四癢身體畸餘，隻怕這天下的大宗師還要再多一個。

今日皇帝陛下將自己與洪四癢相提並論，範閑微感自豪，但也清楚，陛下一定看出了自己先前化卻那王道一拳的法門，有些古怪。是的，那是苦荷大師臨死前托四顧劍轉贈給範閑的法門，範閑在風雪中呼吸著，在空氣中親近地如鳥兒遊走著，都是因為他能感受到天地間那些隱隱約約的波動。了，太***難寫了，過年的時候事兒本來就多，偏又寫到這個部分，我實在是真的很想罵娘，而且事實上在電腦前麵也罵了很多句娘...唉。

對了，好像蠻多書評區裏有個什麼帖子，說去年網絡寫手收入排行榜，居然還把我排了進去，說我掙了一百萬... 呃，感謝這個貼子作者對我的信心，隻是我看著這個帖子很有想哭的衝動，我到哪兒偷這麼多錢去？若我真有一百萬，我下本就去寫映秀了，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